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二百七十

錢唐倪濤撰

古今書體一百二

諸家字書序例

宋陳汶禮部韻寶跋

臣仰惟高宗皇帝釋去萬幾游戲翰墨朝夕不倦聖心
沖澹不累於物合於道矣宜其超妙入神不可摹擬御
書禮部韻真草兼備凡二萬二千一百九十六字臣與

懃得而秘藏之臣汶刊置墨妙亭以為萬世之寶

承議郎權發遣湖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臣陳汶

謹識

宣議郎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臣趙與懃

元李文仲字鑑叙四首

伯英李君酷嗜古書旁收遠紹作類韻一百三十卷閱
十載甫脫藁用心良苦余為叙其始末未及鋟梓而伯
英下世矣余懼其齋志九原其傳泯泯一日忽其猶子

文仲謁予出字鑑一篇謂伯父無恙時常在左右繙閱
舊書講求遺事伯父器之類韻備矣韻內字畫有未正
者伯父欲正之未及留以遺後人今以說文箴增韻之
誤以六書明諸家之失以卒伯父志子既叙類韻矣牽
併及今編所由作可乎余觀歐陽公集古錄原父楊南
仲所書韓城鼎銘愛其篆籀以今文古文參之喜形跋
尾重致意焉信哉字學之所當深究也今子用志是編
以續伯父之書昔人所謂芝蘭玉樹欲其並生於庭以

其能增光先猷也以子之志為子之書方今聖朝崇重
儒道持此以往隨和在裋將有所遇矣於是乎書顏堯
煥書

梅軒處士李君嘗訓其子伯英曰吾聞經典中用字類
多假借非止一音凡有疑必須究諸字書參之訓詁毋
怠伯英謹受教故其平日所讀經史傳記諸子百家之
書遇有字同而音異者未嘗不深求博采遠引旁證必
使音義瞭然而後已如是者有年手抄成帙於是著為

一書名曰類韻示不忘先訓也至治改元甫脫藁鄉先生前進士顏公敬學為之叙未幾而伯英歿其猶子文仲求韻內字之未正者正之為字鑑一編復求顏先生叙之所以卒伯父之志也吁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以夫人有所傳授察脈明而用藥審是以服之無疑不然則否今夫類韻之作始於梅軒翁終於伯英至文仲而大備更三世而成一書信乎其能傳遠矣梅軒之卒先子嘗為誌其墓伯英由儒入吏終漕府令史其兄弟子

姪皆與余游故樂為之書吳郡千文傳書

字學之晦久矣余每讀經典怪其音與今四聲不協間有協者亦不多見豈古今之殊音邪抑制韻者不能會經典之文以成書邪蓋書有六體唯假借為難明假借明則六書明六書明則經典始明故凡古音與今不通者皆假借之弗明爾吳郡李君伯英迺獨潛心於此考挾經傳搜羅子史百家之言凡有涉於四聲者必彙而次之積十年而成名曰類韻以字為本以音為幹以義

訓為枝葉自一而二井井不可紊用功既已勤矣至其
從子文仲又能廣李君之未及辨正點畫刊除俗謬作
為字鑑以備一家之言余見而嘉之然則後之觀類韻
者循流尋原而字音以明觀字鑑者因岐達道而字以
正其有補於經史甚鉅故述其作之由而書其首西
秦張橫叙

字之為文始於倉頡之制作備於周官之六書頡之所
制去古既遠不可得而考矣惟六書之義載在方冊尚

可尋繹而得之諸先達之叙于前者已嘗歷言其詳何
俟余贅顧惟六書之中假借為多如漢史所載祠官祝
釐是借釐為禧也厘身從事是借厘為勤也至於務省
繇費則借繇為徭神爵數集則借爵為雀是皆所謂假
借者也後世不考古字文義往往自出已意砭劑之砭
改而從金互市之互易而為牙已不逃或者之議甚至
書魯為魚寫帝為帟而弄麀伏獵又有大可笑者豈非
不學之過邪姑蘇李君伯英博考載籍嘗編類韻一書

有識者已印其可猶子文仲又作字鑑五卷援證詳明
視荆公字說何啻霄壤其不脛而走也可知已余故表
而出之檇李唐泳涯書

古之小學有六藝焉學之者必自數而書而樂而射御
而禮其為法至詳且密其為事又皆有次第而無敢以
捷疾取朝夕之效士生其時自幼至于成人非是六物
者不以役於四體接於心思磨礱長養之有其素故其
進而博之以大學之教咸有以成其材而就其實詩所

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也小學之廢已久近世大儒
始采古經傳輯以為書學者誦其言徒知有六藝之目
而未嘗身習其事其習焉而不廢者書而已而又昧形
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子母音聲之原然則雖書亦
廢矣聖賢之託於簡策以傳者魯魚亥豕其存幾何後
生小子方且玩思空言高談性命而以為資身謹世之
具切近之意微夸傲之氣勝此士之所以成材就實如
古者少也吳郡李生文仲年未弱冠本說文作字鑑五

篇誠有志於小學者豈不猶行古之道哉蓋生之世父伯英甫嘗撰類韻以明六書假借之用而於文字之偽謬未及有所考正生之為是所以備一家之學云爾雖然此小學也以生之有志於古又能弗失其為學之次第如此則夫從事於大人之學以成就其材質者無患乎不古若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予於生則有望矣庸識諸篇端以為之叙

田藝衡同文集序三首讚一首

子藝田先生同文集成屬龍生德孚序之序曰書代結
繩昉於犧畫畫演而文文益而字字以象聲聲具乎
音心畫中聲相合而成下總萬形上括元化隆污之稽
與保氏以藝教國子五曰六書外史掌之考而一焉以
故書同文文同聲文之所為古也叔代政異俗殊聲譌
形舛周籀變為大篆秦斯變為小篆程邈王次仲變為
隸書為八分書而古文絕矣魏繇善隸書變隸為楷書
又曰正書其實一隸也至唐衛包更為楷書雜以俗體

經生沿習遂貽字學千古之厄行書作于劉德升而杜伯度張伯英則以草書稱焉今藝文家所名四體篆隸真草是已四體不同統於六書六書以象形為本形不可象屬諸事事不可指屬諸意意不可會屬諸聲聲諧矣可轉而注也五者不足假借生焉會通於六者之間曰母子相生而已不習六書難語字義不諳母子難語六書繇母子以會通乎六書之奧聲形允叶文字攸同俗釐雅復文治斌斌古矣聲同體異考異歸同同文之

集其可少諸先太守公習書法嘗手蒐四體諸集授先
別駕兄德化令裒成集亦名同文幾成而燬於災不肖
乎儼勉成之未能也茲序子菡集有慨感焉字以母類
注附聲韻體裁具悉秘古旁蒐編歷三年稿凡六易良
工苦心哉子菡破萬卷官外史學優正字職在考文而
遘茲天玉右文注神藻翰同文之會千載一時也題曰
大明同文集云子菡多所著述可傳者不盡是是亦足
以傳子菡矣汪生以成亟拜而傳之無亦荼巴之徒與

萬厯壬午立夏日楚武陵友弟龍德孚撰并書

夫作者務稱古昔尚矣邇自犧畫文字有所繇始顧弗
深考尊古之謂何龍穗科斗之文靡得而悉記云頡頤
而下變體紛紛總之不離六書者是已漢世去古未遠
孔壁鐘鼎所遺存者什一自賈逵修復至叔重因有說
文始見全書其他最著者則有玉篇廣韻六書統諸集
豈不彬彬第沿波流而忘彼岸遂至子母多濶則漸靡
使然也我高皇帝稽古考文正韻一篇足訂千古內制

絲綸學士經生屬辭摘藻率絲斯軌同文之化猗與盛矣西蜀楊太史用修氏以博雅名海內鑒剔古文至有偏旁未講之歎竟力詘末年論者惜焉錢塘田子執先生因而成之子執業富三餘學窮二酉故於字書獨究精微斯集之彙要在指摘偏旁發明字母破諸家之拘攣直從所生彙析焉俾後之覽者猶之乎按譜牒以窮夫世系之自大宗小宗犁然較著其羽翼文教之功豈淺鮮哉余先司理子執尊公門下士也余又忝與子執

同官新安顧區區好古頗相臭味嘗語余以字學之敝
寢失初意竊有同慨焉迺今三復茲集益爽然適矣夫
師曠審音離朱辨色余于子執之字學亦云萬厯壬午
夏六月十有五日莆田黃袞撰

書契興而文字繁大小篆不同實肇六書之法秦漢變
古其意猶存迨唐開元張說輩省減篆文專為楷法雖
體尚遒媚文從易簡而於象形指事之制失矣是故
廣韻則以平上去入為律玉篇則以金木水火為編學

者欲求某字象某形某字從某生則俵俵乎昧之矣不
佞每竊思之而未得所宗辛巳來歛田先生間嘗辨說
字體推求同異務與古篆六書為合而深闢諸家之失
遂出大明同文集以示每字則先楷使知字之名也次
篆使知字之形也次隸次草使知字之變也楷之下四
聲備焉篆之下大小殊焉而又以一字為母偏旁近似
者為子各從其類遡河而有原尋枝而有本千岐萬狀
舉目而覩識之誠易易也因請梓以廣其傳先生難之

會婺源汪子奮然任之而書克成殆天假爾也嗟夫漢
隸晉草祇為書法之工海篇字說卒貽覆瓿之誚是集
也四體兼該古今備悉則先生博矣形聲二畫蒐索詳
明則先生精矣編劇五年而成帙模搨百五十日而成
梓髯髯蒼然眸子瞢瞢則先生勤且勞矣讀者玩而得
焉其知先生之博之精之勞且勤也與黃岡劉賢撰

大明同文集讚

維是點畫文字之宗字之不正文將焉從猗歟田先學

得會通博極牛毛獨觀鴻濛猶斯得失許顧異同析類
窮源振落發蒙一統同文萬世膚功休寧邵正魁

田藝衡大明同文集舉要章則

自引

自漢叔重開先字書之學多矣惜乎偏旁之學未講也
蓋訓詁之不明繇于字學之無本反切之罔會繇于形
聲之未從如東之為字起于木而成于日日疑于曰而
東疑東凡凍棟煉棟鍊字皆從東而生文固非由于水

木火土金也皆由東而得音亦非由于水木火土金也
今諸書皆棄其母而反從其子又析其類而復分其韻
則賁數與啜之十音敦與哆之十一音標之十二音卷
之十四音啞與苴之十五音皆將散漫而無所統屬矣
學者彼此互見平仄莫諧目眩心疑曾不可以成句況
能窮其奧旨也哉且點畫之形易淆疑似之義罔辨自
古而變今自篆而變隸自隸變楷自楷變草愈流愈忽
其敝已極辟諸生人之初由開闢來得姓氏後秦越各

竄音問莫通譜牒不傳而統緒日紊宗祖既遠而影響
難追如此而漫云某世家某鉅族吾見其索然無情渙
然罔合矣讀書無本之學何以異於此哉因稽說文王
篇書統正譌諸家輯為此編首之以楷欲其易曉也次
之以小篆欲知其原也既正其訛復辯其俗略總其韻
刪訂其註悉類而附之然後證以古文博以鐘鼎并隸
與草而略載焉使龍文龜畫重見目前商鼎周彝並陳
几上豈不為學書者一大快事也哉古者始于子而終

于亥今則始于一而終于萬蓋一以貫萬所謂得其一而萬事畢者也庶幾可備一家之言以資兒童之訓云爾烏敢竊附于作者之林乎

大明同文集釋

藝衡旅食新安清署多暇祇以文字自娛三易寒暑方成是編凡六易稿矣力綿不克就梓乃今得汪子四如披卷一覽犁然當心遂為校正付之剞劂實始于萬厯辛巳季冬之朔也因名之曰大明同文集云夫謂之大

明云者一以紀聖世文教之盛一以昭古今字學之成也謂之同文云者經傳子史同一書也則同一文也其有不同焉者流俗之稍異其習耳篆隸真草同一文也則同一解也其有不同焉者繁簡結構之少異其制耳平上去入同一文也則同一母也其有不同焉者南北風氣清濁重輕之稍異其音耳形雖不同而義實同聲雖不同而書實同稽之保氏肄之小學達于里巷考于朝廷豈特車同軌行同倫而已哉殆見貫古今合華夷

而書亦莫不同其文矣四如以能書通籍南宮文雅兼
長望懸翰苑即所著四家千文亦澤豹之一斑也觀者
當自得之誠閎博君子哉

六書考略

學士好事第稱上古上古自治固無事于治也結繩之
政雖聖人猶思焉夫木而繩之即文之萌也繩而結之
即書之蘖也尚得謂之無事也哉於戲邈乎玄哉不可
以形聲論也包犧氏創畫奇偶以象陰陽而造化之秘

啟矣乃命飛龍氏昉為龍書而盈天地間又何者而非
可書者乎神農變而為穗書顓頊變而為科斗自倉頡
史籀而下龜螺蓬薤已十數種天王息踪列國異籍嬴
秦焚毀八體遂分曰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父
書隸書炎劉表章草書間作王莽亂政又變六書曰古
文奇字篆佐繆鳥蟲古法寢亡不可殫紀矣漢命賈逵
修理舊文而許慎從受古學作說文解字始有成書焉
都尉祇有字音祭酒元無反切始子終亥者其形也始

東終北者其聲也嗣後傳宗漸加附益而徐鉉始以孫
愐唐韻音切為定殊不知音切雖便于檢閱而字之本
乎偏旁有形無聲者不復可知之矣書曰予欲觀古人
之象有味哉斯言乎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也此同
文集之所由作也

六書辨正

楊用修有云六書當分六體周官之名曰象形指事會
意諧聲假借轉注舊矣班固則曰象形象事象意象聲

假借轉注予獨舍經而有取于孟堅焉非好異也以其
因名而可以得其義也固意若謂六書四者有象故以
象名假借轉注則隱于四象之中而非別有字也大抵
六書以十為分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
象聲居其四假借則借此四者也轉注則注此四者也
四象以為經假借轉注以為緯四象之書有限假借轉
注無窮也周伯琦曰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字也轉
注假借文字之變也夫既知轉注為文字之變是矣而

云轉注者側山為官亦是象形倒之為市亦是會意豈所以解轉注哉可謂深明六書之旨者矣

二書形聲彙編解

是書之初也將名之曰二書形聲會編二書者何伏羲制字之初惟奇偶兩畫而已其三畫以下皆一二重卦之文大易生生之妙也形聲者何天地之間仰觀俯察近取遠求惟形可覩惟聲可聞于是廣為六書以肖之其指事會意皆象形之所生也轉注假借皆諧聲之所

生也故形立而事意自諧聲叶而注假自寓矣彙編者何但取其體貌之相類又求其音韻之相從則檢閱者既便反切者易明如此而諸家可以會萃矣文之所由同者其在茲乎

音韻考略

九經互考云古無四聲只有九韻而已漢以前未有反切之學鄭康成亦止稱呼如某字王輔嗣注易始言音某者二遯卦音臧否井卦音舉止之止杜預注左傳亦

止二音泥音如甯殷音近烟善乎康成有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音異于茲遂生輕重訛謬矣自元魏胡僧神珙入中國方有四聲反切于是後魏孫叔然著爾雅音梁沈休文乃分四聲韻至今稱詩者宗之而李巽巖作五音譜以叔重部叙為準虞仲房又改用徐楚金韻也嗚呼文日多而紊聲日雜而淆孰能反其初以復彬彬之盛乎

徐戴云音韻之至本諸字之諧聲有不可易者如靈以
狸得聲洸以免得聲賄洧洧鮪皆以有得聲波坡頗跛
皆以皮得聲又如服之為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
六皆當為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為云九切見
於詩者十有一皆當作羽軌切無與云九叶者以是類
推之雖毋以他書為證可也

古詩多出於列國閭閻婦人女子之所風頌其所傳者
文字而已其聲音固不可得而盡傳也陸德明以為古

人韻緩不煩改字真名言哉今之讀古書古韻者但當隨其聲之叶而讀之不必盡改其字也

周禮注云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人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為轉注許慎曰考老是也趙古則曰轉注者展轉其聲而注釋為他字之用者也自慎以來同意相受考老為轉注鄭玄以之而解經夾漈以之而成略遂失其本旨又若耆耆考耆孝耆六字皆從老省為義以旨句勿占子至為聲今夾漈以之入轉注之篇

可乎哉又若以日月成易而轉為明以目少作眇而轉為省此又不達其旨之尤者也至于毛晃云老字下從匕音化考字下從丂音巧各自成文非反考為老也王柏正始之音亦以考老之訓為非蕭楚謂一字轉其聲而讀是為轉注程端禮謂假借借聲轉注轉聲皆合周禮注展轉注釋之說足可以正考老之謬也

司馬君實切韻指掌圖以三十六字母三百八十四聲別為二十圖極五音六律之變分四聲八轉之異通周

則名音和旁求則名類隔同歸一母則為雙聲同出一聲則為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馮切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馮韻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人皆以為詳且備矣而吳幼清則曰三十六字母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之也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羣危四字宜增至于樂安陳晉翁又有指掌圖為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注曰已見某字母下于經堅

輕牽擎虔外出局涓傾園瓊拳則宜廢宜增者益可見矣

楷書所起

昔人有言字如牛毛不識一腿又曰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而已皆為古文說也即石經楚詞史漢所載尚間存之楷書雖始于漢而實猶有古意顏之推曰世之學者讀五經是徐邈而非許慎賦頌信楮詮而忽呂忱史記專皮鄒而廢篆籀漢書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

書音其支葉小學其宗系也自唐天寶三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六經古文更作楷書以便習讀而俗體始雜之安知其無錯簡遺字也禍留萬世玄宗之罪可勝數乎其亂倫喪國宜矣

形聲辨異

說者曰字皆左形而右聲或曰右形而左聲要皆不可以執一論也左形右聲若驊騮駉駉之類也右形左聲若鵲鵲鵲之類也下形而上聲者膏肓聾瞽是也上

形而下聲者靡蕪篠蕩是也亦有左右皆聲者若必之
八弋𠄎之日乙槐之委嵬躅之足蜀之類是也古之人
象意制文曷嘗有定形哉

形聲始終解

宇宙間有理而後有數一奇數也萬盈數也始于一而
終于萬所以紀二氣之運而貫天下之事者也有形而
後有聲一為平聲而萬為入聲始于東而終于北所以
備四方之音也一為入聲而萬為去聲則始于北而終

于西所以合五行之用也與許氏大同而小異焉要不悖于先天兩畫之旨而已豈用修所謂好異者哉

字學之原

古者變結繩而書契所謂龍書穗書鸞書科斗龜螺鐘鼎薤葉等書皆絕無聞惟軒轅之史倉頡周宣之太史籀二篆而已倉之鳥篆義農龍穗之變也籀之大篆頡頏科斗之變也至秦李斯始變頡籀二篆省文而為玉筋亦曰小篆他如署書藻書楷書蓬書及懸針垂露飛

白偃波等數十種皆出于六丈八體因事而生變者也
漢許慎以賈逵之學集古籀斯雄之跡為說文解字十
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一
十三學者始見全書或謂即漢史所云倉頡篇也唐李
陽冰附新義以廣其旨徐鉉增翻切以明其意弟鐸撰
通釋以衍其義雖或辯其舛戾而猶清以俗體陽冰自
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徐鉉以其言為不誣蓋籀者頡
之變斯者籀之變而冰又斯之變也舒元興亦謂斯去

千年冰生唐時冰後無人篆止于斯繼是作者張有次
復古編鄭樵作六書略戴侗述六書故莫不原于許氏
然張失之拘鄭過于奇戴病于襍鄭樵言叔重之書詳
於象形諧聲而昧于會意假借此正樵之不知許氏之
妙者也此余形聲二編之所由作也

玉篇字原之異

文字之初本甚簡易只此五百四十字已不勝其重複
矣至梁大同九年吳顧野王撰為玉篇唐上元元年富

春孫彊增加字三十卷凡五百四十二部新舊總二十萬九千七百七十言大元至正十一年鄱陽周伯琦以許氏五百四十字定其次叙複者刪之缺者補之點畫音訓之謬者正之字系于文猶子之隨母分為十二章以應十二月之象疏六書于下名之曰字原然亦互有得失也

諸家字母考

說文凡五百四十部原缺者二部 月字入片字內

母字入女字內

玉篇較說文多者二部 云字 處字 又多者八部

父說文在又字內 鼎說文在品字內 兆說文

在卜字內 磬說文在石字內 索說文在木字內

弋說文在丿字內 單說文在叩字內 文說文

在十字內 又不同者三部 書說文作畫字 酉

說文作酒字

與卯各
自一部

牀說文無見木字內

字原較說文多者一十七部 廿說文十字內

玉篇
同

耶說文酉字內

呂說文巳字內

于說文彳字內

玉篇

同 牛說文久字內

卉說文艸字內

玉篇

𠂔

說文尸字內

𠂔說文𠂔字內

𠂔說文木字內

𠂔說文曰字內

也說文乙字內

𠂔說文𠂔字內

𠂔說文ノ字內

玉篇

𠂔說文ノ字內

母說文

女字內

尤說文乙字內

𠂔說文牀字內

又不

同者四部

百說文作𠂔

玉篇

其說文作𠂔

𠂔

說文作危

云說文作雲

字原較玉篇多者一十三部 眉玉篇目字內 廿玉

篇十字內

說文同

后玉篇口字內

哭玉篇呬字內

飲玉篇欠字內

教玉篇攴字內

延玉篇反字

內 于玉篇彳字內

說文同

卉玉篇艸字內

𠂔玉

篇行字內

弦玉篇弓字內

乚玉篇ノ字內

母

玉篇作冠在冂字內

字原較說文玉篇無者一十七部 飛字 几字 華

字 凶字

鹵字

矛字

𠂔字

直字

鼓字

白字 有字 弓字 蓐字 𠂔字 𠂔字

𠂔字

字學舉要

古字甚少可以通用如曰某與某通曰某與某同者是也史興文勝孳乳日多玉篇廣韻而下莫可紀極矣加之中州篇海諸書雜以外典奇文原委混淆益不可溯今但收其經見而恒習者于其怪異者則闕之篆先乎許隸昉乎漢草法乎晉各詳其母而于其子則略之蓋

舉一隅則三隅自可反也神而悟之存乎其人焉从古
從字每字母下曰从某从某者此也

朱光家字學指南序

竊謂書之流而為楷猶詩之流而為律與夫詩盛於律
亦亡於律書便於楷亦失於楷何者流麗直致不如詰
曲弇鬱之中五音也圓勻道媚不如篆籀科斗之合六
書也雖然自倉頡以降體凡五變業已寢失古意乃欲
以鐵畫銀鈎還之蟲書鳥跡是蘇子所謂食之以太牢

而使之復如其菽也得乎嗟嗟晚世學士總角就傅尋
行數墨人人能矣顧其點畫音聲迄皓首而不盡通者
比比也余友海上槐里朱先生少負材譎弗究於用晚
歲掩關謝事獨留心書法彙成一編名曰字學指南不
佞得而卒業焉凡蒼雅林統之緒鐘鼎鼓碣之遺聲韻
注叶之秘梵書仙笈之奇博採精研可謂良工苦心此
集一出將使考古者免魯魚亥豕之疑揆藻者按疾徐
清濁之節無論嘉惠後學而於國家同文之治不亦有

裨乎哉間乞不佞序言夫世有子雲迺稱識字士匪侯
葩安許問奇自揣何人敢贊一辭聞之弇州山人曰余
腕中有鬼故不任書目中有珠故不敢不任識書不佞
兩愧之聊論先生著述之意令習書者從此發軔云賜
進士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按察使前云云通家眷弟
張仲謙撰

古聖王以六藝教萬民而書居其一自經生學士以及
胥史道梵靡弗遵而用之惟施用漸廣注釋浩繁點畫

偏旁聲韻之舛錯何所不有遂令村師俗究轉相沿襲踵陋仍訛漸失先賢制字之初意則何說也總之六書之旨廢缺弗講而人情簡便之趨耳夫自龍鸞鳥薤之書變而篆隸興焉簡矣篆隸變而八分八分簡之簡者也八分又變而為楷為行為草各樹一家古道之存能與有幾惜哉方今朝著野外一切崇尚楷正而文人騷客間用古文判案移牒多用今文若闌闌券契又誤用俗文要皆厭繁複而樂簡便故浸淫至此極也余友槐

里朱先生少間博士業與余坎壈詞場者二十餘年余
倖博一第而先生竟以儒官屏迹私門窮研典籍一意
著述尤究心于六書之學凡埤倉廣雅古今字詁字統
字林韻海韻集韻略及西僧反切諸書靡不冥搜廣引
據古證今刊訛削謬類成一家言名曰字學指南珍藏
室筭余明農暇日購而讀之則首之以審音辨體次之
以正誤釋艱而復分系之二十二韻以便檢閱大都體
裁以說文為正而反切以梵學為宗數百年傳會損益

與喉吻轉換之失悉舉而是正之真千古快事也設有
探奇好古之士取而付之梓氏行之當世豈惟海內羣
蒙藉以開關啟鑰即倉沮史李諸君子亦賴先生為忠
臣矣昔之評書者有言華人從見入故長於字而韻則
疎梵人從聞入故精於韻而字則略若先生者見聞並
進字韻兩絕詎不稱華梵一大傑哉萬曆辛丑冬十月
朔賜進士朝列大夫陝西布政司右叅議云云邑人王
圻撰

朱光家字學指南例論

字之用有三形體可象謂之文文則豪釐必辨也啟口
有聲有字謂之音音則稱呼必欲正也文所該括
一字一理謂之義則旨歸必欲明也不得于文即不得
于音不得于音即不得于義而發言下筆皆罔矣故是
編先于辨體正音

古人謂讀書必先識字第揭書考索往往繙閱反覆而
得一字旋已就眩矣故是編先將易曉之字標出為綱

即列同聲之字為目而分註其義于下依此讀之自可了然

字有文異而義同義同而體變者有一字而借用形同而義別者既參錯難辨亦混目易忘是編俱彙集于首分解其義庶易于別識而尤便于查考也

反切音韻展轉相協謂之反音兩字相摩截成音聲謂

之切昔胡僧了義製三十六字母先儒謂洩造化之巧至以聖稱之誠字學入門之鈐鍵不可不知而知切之

難難于用母是編首標之字本直音易曉亦注翻切即
填應用字母于旁覽者依仿默切久而熟便則天機自
通無不曲暢矣

六書之法始于象形以代結繩形不足斯指事斯會意
斯諧聲又不足斯假借斯轉注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
離此六者則為怪誕故是編于杜撰不經之字悉芟落
不載

李當泰字學訂謠序

我國家同文之化遠矣即荒隅奧溲疇不稟正韻一書也顧淺夫承學率因仍謠謬雖未必魯魚亥豕大乖書體而周禮六書寢或靡敝識者憾焉于是有張少師之問竒焦太史之字學亦無不推廣高皇誕敷之旨一祛積陋而印證之心良苦已猶或有此存而彼缺甲注而乙虛離之則獨傳兼之則兩見者余每欲合併二書芟其複擷其真取衷正韻彙為一書以布都人庶于書法大有裨益適予承乏江北校大比士士為文多不戾乎

軌乃其字有不盡游乎軌者也余不能一一戶說也事
竣居泗上謀之元祉李君李君深以為然日取二書參
互考訂點為讐書畫為校疑則旁取羣書相質其間微文
奧義正音旁訓無不搜其精而窮其底裏凡四閱月書
成眎余余得詳攬焉簡而盡覈而有條亶哉無餘憾乎
因署曰字學訂謠以壽諸梓而公諸宇內余因元本論
之文字匪渺小技也觀乎天文則奎之象觀人文則夬
之義也古者男子生六歲而教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

學六甲書計事則文字之謂也自黃帝迄三代其文不改秦廢古文更八體漢以來因之其治遂以不逮我高皇銳意古初更定文字俾抱槧持鉛者曉然如睹日星而不敢肆其諄戾以干反古之辟至於今猶復有日用而不知者則訂譌一書詎可少哉用之身心即無偏無陂之教用之國家天下即不異政不殊俗之理也予以對揚皇麻意至深長已書約二卷字凡三千二百有奇會殺青竟而余以漕命戒行率書數言以志歲月萬厯

丁未三月既望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殷城黃吉士叔相
父題

書者六藝之一小學之所有事也乃議禮考文獨屬之
王者自天子而下若不得而與焉又何嚴也吾且以禮
論之夫禮不離民用之常而當錯綜糾紛之際一失其
宜即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自夫王者不作宣尼在
下議禮為多載在禮記者可考也夫亦以匡翊經制非
取古禮而更定之竟自名曰述而不作夫書亦若此矣

想王者值興起之會當雲龍風虎之期集天下之賢能而臨之以亶聰明之元后諸凡文字亦既考定之與天下共守使天下童而習之白首而不敢易小學之教無非推明其義俾心知之而不至謾且謬猶歲遣大行人以叶之良以點畫微芒最易遷襲聲音習俗隨地而移故重為之防焉耳自王者跡熄有年延及秦焚書變為隸存古無幾迨於漢世庶稱王者而未有考文之主若印章本以取信天下而增減轉折或至一方而互異他

尚何言於斯之時有好古君子如賈逵氏許慎氏者出而考求六書著明音義雖未能盡括而無遺吾猶幸有二氏者續古書之命脈以待後人蓋無非匡翊古書使人心知而不墮於譌謬是後字學代有其人歷年滋多其書充棟可謂明且備矣而又苦繁雜非閭巷所可周知況夫小學之教不隸于縣官大行之職不設于令甲而天子之位罕遇考文之主洪惟本朝洪武正韻一書為千古字學之一快第簡裱重大不能使家藏而戶習

之抑縣官令甲之所不及無論窮鄉下邑羣黎百姓即
皇皇京邑經生髦士亦或承謫襲故莫為是正魯古昔
童孺之所不逮好古君子于其間嘗目駭而心惻之矣
何圖直指黃公加意于斯又值公猶李公研精此學往
朽夫栖息長于竊著正字千文而李公是之嘗為重刊
布諸遐邇然為千文者僅令童子誦習守其點畫而已
至於辨別聲音推明文義均所未及苟欲傳遠又慮繁
多茲公承直指之意特著訂謚一書儉于二冊羅諸家

之厓略而不失之疎擷百氏之精義而不傷於煩中間
如創變如鄉音如王應電轉注之說皆書家之所宜聞
而罕聞者而悉載不遺可謂簡而文博而約夫固可家
藏而人習之於以匡翊正韻以裨一代同文之化寧非
朽夫之所快覩也歟哉書成徵序耄荒非所辭也二公
匪今之人並古之君子就是書明其一節諸所未及當
別有傳者萬厯丁未蕤賓吉月舊知河南新野縣事上
元朽夫李登頓首書

迴瀾字義總略序二首

蓋倉頡始為文尚矣今博士家手一編而習之則孰不
曰六書六書云吳生曰能者師其意顓蒙者溺其識不
務考其象形深維其義而猥云道古此與耳食何異則
未有如顧君之精於書者字義一書變窮於毫端而辨
悉於微眇令保章氏授簡而談未以易也蓋其用意斯
亦勤矣以此羽翼六經夫不亦異論標幟非好學深思
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為論次令問奇者

折衷焉而君故博極羣書淵停滙瀚所著有歷朝捷錄
史學論草古雋考略諸書為詞林鑒賞則既有能言之
故弗具論東冶吳宗熹識

顧君迴瀾博雅貫百家尤嫻於字學自為諸生時環而
問奇者無虛日君不任牙頰乃以間訂譌辨疑總諸家
大成而欲然有掛一漏萬之虞若曰此其大略云爾昔
人謂作文詞宜略識字而讀書難字過多古人病之茲
刻傳君之庭將無煩車馬逐逐乎雖然字心畫也結繩

以前何字可學字學興而古人之心亡矧今雜流衆技
炫巧競新即聲音點畫大非倉頡氏故吾則人心可知
也君博極羣書要之不詭于正韻今天下書同文舍正
韻何適焉由心之畫求心之正人各正其心而天下平
斯君所為刻而傳之意與如云訂譌辨疑已矣彼柳許
孔張之徒豈真讀書不識字也者廬陵王命爵元德父
書

字義總略原序

余初成歷朝捷錄手書付刻及考字義則隨族傳謚不合式者幾半也愧加訂正采輯日曾及有通惠河道之役門人陳其功為我鏤字義板後奉差南還僚友不欲余攜板以歸乃留都水掛冠村居無所事事又不忍自棄前功略加考索親錄付梓時年已七十餘老眊不便筆硯不堪入大方眼而時俗差謚之弊改正者多聊為童蒙一助云迴瀾顧充識

姚文燮通雅序

詩有四始雅居其二周公詒詩爰作爾雅太史公考黃
帝以來之書擇其言尤雅馴者著為史記雅之於文尚
已傳記宣聖雅言註稱恒言然則言非聖人所恒言即
謂之不經謂之俚語語之近于俚者聖人絕口不道可知
也吾嘗疑上古無俚語上古之俚語皆雅言也有如殷
之盤庚諸誥諄諄訓民遷都此即今之曉諭耳其文詁
曲聾牙後世博士家窮年咕嗶尚未盡通其義當時閭
巷編氓何以一見而即曉然於上指也則盤庚之文句

後世以為艱奧必當時所為淺近通俗者矣司馬長卿作賦奇麗沈博讀者倉卒不知其意思所在吾不知武帝誦之何以飄飄有凌雲意也大抵漢去古未遠其發言蘊藉之深字句之奧風尚以然上至人主下逮細民皆習之以為邇談是故一聞即悟所謂古人之俗語即雅言是也後世風氣淺薄文字隨之方言里諺漸染既久習而便之而於典謨載籍之文少所見多所怪反視為古文奇字非訓詁不通俗學日深雅道日蕪可勝歎

哉吾鄉方密之先生天資絕世讀書十行俱下又好學
覃思自童迄白首手不釋卷每有所得輒登諸油素聞
之西頑道人曰自先生未通籍即有通雅一書書成三
十餘年矣凡天人經制之學無所不該其大指尤在乎
辨點畫審音義因而考方域之異同訂古今之疑譌有
畫具而音訛有音存而字謬有一字而各音不等有一
音而數義以分引據古文旁稽謠俗博而通之不離乎
雅者近是先生生平著作等身今一旦盡棄之而講出

世之學豈欲復以故紙問世乎然此三十年之心力所以嘉惠後學無窮雖先生之士苴實後學之津梁也爰蠲資付梓用公海內讀是書者儻能探賸以觀其通矯俗以歸諸雅即文章風氣古道復興則先生之功當不在禹下矣時康熙丙午夏日龍眠姚文燮題於芝山之春草堂

方以智通雅自序二首

函雅故通古今此鼓篋之必有事也不安其藝不能樂

業不通古今何以協藝相傳詎曰訓詁小學可弁髦乎
理其理事其事時其時開而辯名當物未有離乎聲音
文字而可舉以正告者也爾雅之始於釋詁而統當名
物也十三經從之博而約哉自篆而楷也聲而韻也義
而釋也三蒼五雅註疏字說金石古文日以犁然匡庸
嗜奇一襲一臆兩皆不免沿加辯駁愈成紕繆學者紛
挈何所適從今以經史為概遍覽所及輒為要刪古今
聚訟為徵考而決之期於通達免拘拘鄙之誤又免為

奇僻所惑不揣愚瑣名曰通雅雖挂一漏萬然從今以往各出所核歲月甚長備物致用採獲省力諒亦汲古者所樂遊之苑囿也辛巳夏日皖桐方以智密之題於上江小館

學惟古訓博乃能約當其博即有約者通之博學不能觀古今之通又不能疑焉貴書簾乎古有博於文畫者博於象數者典制者箋註者詞章者名物者隱怪者經史既別各有專家小學原流忽為細故上下古今數千

年文字屢變音亦屢變學者相沿不考所稱音義傳訛而已上古眇矣漢承秦焚儒以臆決至鄭許輩起似為犂然後世因以為典故聞道者自立門庭糟魄文字不復及此其能曼詞者又以其一得管見洸洋自恣逃之虛空何便於此考究根極之士乃錯錯然元本不已苦乎撫寔之病固自不一屬書贍給但取漁獵訓故專已多半傳會其以博自詡者造異志怪學子橫子年且不逮豈許差肩曼倩茂先間乎反不若君道至能草木狀

虞衡志為足佐景純元恪有裨多識矣宋之編考夾漈頗有所見馬章次之伯厚次之金石則比輯於歐趙呂王而原父子固彥遠長睿辯考為力朱子每慕六一而於存中泰之雜說亦無不留心也洪武初劉宋之根極瓊山荆川之編彙潛谷本清之圖纂皆冒大略少有是正子元仁寶瑣瑣記之陸文裕於文定時有一端京山若有所窺矣支與流裔未委悉也李大泌阮霧靈可謂強記李屬方子謙補韻會其疏略猶之直翁無大發明

也新都最博而苟取僻異實未會通張東莞學新都竊
取尤多嶺南之九成子行也澹園有功於新都而晦伯
元美元瑞駁之不遺餘力以今論之當駁者多不能駁
駁又不盡當然因前人備列以貽後人因以起疑因以
旁徵其功豈可沒哉今日之合而辯正固諸公之所望
也壬午夏以智又記

顧藹吉隸辨自序

隸辨之作竊為解經作也字不辨則經不解古文邈矣

漢人傳經多用隸寫變隸為楷益失本真及唐開元易以俗字名儒病其蕪累余因收集漢碑間得刊正經文虞書大鹿舊本無林泰卦包亢後人加草鄭風掾執郎為操執穀梁士臣當作王臣若斯之類取益頗多後於北海孫氏見中郎石經殘碑經典釋文所云本又作者皆碑中字也退古崇時相仍已久學者在今日得復鴻都之舊亦難矣矧躡而上之哉於是銳志精思采撫漢碑所有字以為解經之助有不備者求之漢隸字原準

以說文辨其正變或省或加靡不兼載譌者非之疑者
闕之從古文奇字及假借通用者隨字附之下注碑名
並錄碑語羣書有證則引為據恐生眩惑不憚辭繁類
以四聲便於討閱碑字出自手摹諦審無差字原乃多
錯謬舛舛再再體或不分血皿朋多形常莫別悉從隸
釋隸續詳碑定字指摘無餘別有漢隸分韻字既乖離
迹更醜惡所弗取也復依說文次第纂偏傍五百四十
字括其樞要又列叙諸碑之目折中分隸之說各為之

考以彰信析疑筆法傳授雖云茫昧而規矩可師亦綴
篇末竭其愚才積三十年之久然後成書統為八卷所
撰經疑於茲搜覽藏諸家塾貽我後人世有同志亦無
隱焉長洲顧諒吉序

項綢隸辨序

篆變而隸隸變而真真去篆已遠而隸在其間挽而上
可以識篆所由來引而下可以見真所從出古隸書見
於世者賴有漢碑然多增減移易替代之字乍睹之眩

莫能通也顧南原氏究心隸學徧見古碑備稽往籍作隸辨八卷以印其是而砭其非昔之滯目礙膺者今皆可以屬讀無復苦其牴牾矣前人亦嘗用意於此而無其通貫明確隸釋諸家咸所不及也然豈僅為書體而作哉經典之文亂於字迹者不少得考古者一二正是正幸莫大焉往往獲殘碑斷碣而喜等之球璧者以其有資於聖籍也夫欲讀書必先識字欲識字必先察形古日以廢今日益譌古之小學今乃為絕學就其近者導

之使知辨隸而篆亦在所舉矣斯南原之志也將為功
於羣經而豈矜能於藝學哉是書之精博焉可不鉅本
而急傳也康熙戊戌秋九月項綰識

田汝耔漢隸分韻序

隸書其來尚矣傳者有述焉吾無言也是書蓋昔人取
兩漢碑文隸字分韻彙集乃即韻以便考文非為韻也
福州舊有刻本中更年所刻沒而書弗傳吾在京師得
是書上帙臨本缺其下自至江右旁求故家士夫始獲

下帙僭命學生臨補足成全書懼知之弗廣也稍取白
鹿洞穀募工刻焉夫六藝之中其五曰書書有篆有隸
有行有草行草姑置至篆隸楷書其法追上古篆有南
都監刻本六書統并書學正韻楷有北都隆福寺刻五
音篇海集韻若蕪州嘉定本韻學集成并此刻隸書三
體備矣或曰篆楷二刻中文字昉古下及近代若是隸
起漢漢止後世無編焉於乎水有源木有本字有因得
其本源可以尋夫枝流也已正德丙子田汝籽序



六藝之一錄卷二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二百七十一

錢唐倪濤撰

歷朝書論一

秦李斯論用筆

夫用筆之法先急廻後疾下如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
得重改送脚若游魚得水舞筆如景山興雲或卷或舒
乍輕乍重善深思之理當自見矣

蒙恬
筆經

漢蕭何論書勢

夫書勢法猶若登陣變通竝在腕前文武遺於筆下出沒須有倚伏開闔藉於陰陽每欲書字諭如下營穩思審之方可下筆且筆者心也墨者守也書者意也依此行之自然妙矣

書史會要

漢揚雄論書

夫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則君子小人見矣

法言

後漢蔡邕筆論

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

事雖中山兔豪不能佳也夫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
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沈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
為書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
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蟲食木葉若利劍長戈若强弓硬
矢若水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可象者方得謂之書
矣

書苑
菁華

後漢蔡邕九勢

夫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

矣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肌膚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筆軟則奇怪生焉

凡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勢遞相映帶無使勢背

轉筆宜左右回顧無使節目孤露

藏鋒點畫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爾

藏頭員筆屬紙令筆心常在點畫中行

護尾畫點勢盡力收之

疾勢出於啄磔之中又在豎筆緊趯之內

掠筆在於趯鋒峻趯用之

澀勢在於緊駛戰行之法

橫鱗豎勒之規

此名九勢得之雖無師授亦能妙合古人須翰墨功

多即造妙境耳

書苑菁華

後漢趙壹非草書

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

生之草書過於希顏孔焉孔達寫書以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手楷其篇無怠倦焉於是後學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為祕玩余懼其背經而趨俗此非所以弘道興世也又想羅趙之所見嗤沮故為說草書本末以慰羅趙息梁姜焉竊覽有道張君所與朱使君書稱正氣可以銷邪人無其釁妖不自作誠可謂信道抱真知命樂天者也若夫裒杜崔沮羅趙欣欣有自臧之意者無乃近於矜伎賤彼貴我哉夫草書之興也其

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
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
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聖人之
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複為單務取易為易知非常儀
也故其讚曰臨事從宜而今學草書者不思其簡易之
旨直以為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其攢扶柱桎詰屈反
乙不可失也齟齬以上苟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競以
杜崔為楷私書相與庶獨就書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

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疎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為哉若人顏有美惡豈可學以相若邪昔西施心疾捧胸而顰衆愚效之祇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盞學者弗獲失節匍匐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餘暇游手於斯後世慕焉專用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反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九墨領袖如皁脣齒常黑雖處衆座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劇壁臂穿皮

刮指爪摧折見腮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為字無益於工拙亦如效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且草書之人蓋伎藝之細者耳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徵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徒善字既不達於政而拙草無損於治推斯言之豈不細哉夫務內者必闕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捫蝨不暇見天天地至大而不見者方銳精於蟣蝨乃不暇焉第以此篇研思銳精豈若用之於彼七經稽

歷協律推步期程探賾鉤深幽贊神明鑒天地之心推
聖人之情析疑論之中理俗儒之諍依正道於邪說儕
雅樂於鄭聲興至德之和睦宏大倫之玄清窮可以守
身遺名達可以尊主致平以茲命世永鑒後生不以淵
乎

法書
要錄

魏鍾繇論書

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

書苑
菁華

魏鍾繇授子會論

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讀他法未終盡後學其用筆若與
人居畫地廣數步卧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
萬類皆畫象之

羊欣筆陣圖

吳皇象論草書

欲見草書漫漫落落宜得精豪

而究切柔皮

筆委曲宛轉

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黏汚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
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意佳娛正可以小展

董道廣川書跋

晉衛夫人筆陣圖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重乎銀鉤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書邕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於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纔記姓名或學不該瞻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矣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為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筆要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

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强者其硯取煎涸
新石潤澀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
之鹿膠十年以上強如石者為之紙取東陽魚卵虛柔
滑淨者凡學書字先學執筆若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
若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擊屈曲
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
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
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

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一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

、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

ノ陸斷犀象

、百鈞弩發

、萬歲枯藤

、崩浪雷奔

、勁弩筋節

右七條筆陣出入斬斫圖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
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心手
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又
有六種用筆結構員備如篆法飄颻灑落如章草凶險
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頭鬱拔
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
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上虞製記

法書
要錄

晉王羲之題筆陣圖後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
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畧也颺筆者
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
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
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
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爾昔宋翼常作
此書其師鍾繇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即潛心改迹每
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每作一

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如高峯墜石屈折如鋼鈎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趣驟翼先來書惡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繇墓遂得筆勢論翼讀之依此法學書名遂大振欲真書及行書皆依此法若欲學草書又有別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如龍蛇相鈎連不斷仍須稜側起復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遙擲

筆作之其草書亦復須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
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而筆即直過惟有章草
及章程行狎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
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即鍾公泰山
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八分章
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先發予少
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見李斯曹喜
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

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焉

王右軍集

晉王羲之書論

夫書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學無及之大抵書須存思余覽李斯等論筆勢及鍾繇書骨甚是不輕恐子孫不記故敘而論之

夫書字貴平正安穩先須用筆有偃有仰有敔有側有斜或小或大或長或短凡作一字或類篆籀或似鵠頭

或如散隸或近八分或如蟲食木葉或如水中科斗或如壯士佩劒或似婦女纖麗欲書先構筋力然後裝束必注意詳雅起發絲密疎闊相間每作一點必須懸手作之或作一波抑而後曳每作一字須用數種意或橫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或豎牽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鋼鉤或上尖如枯稊或下細若鍼芒或轉側之勞似飛鳥空墜或稜側之形如流水激來作一字橫豎相向作一行明媚相成第一須存筋藏鋒減跡隱端用尖筆

須落鋒混成無使豪露浮怯舉新筆爽爽若神即不求
於點畫瑕玷也為一字數體俱入若作一紙之書須字
字意別勿使相同若書虛紙用強筆若書強紙用弱筆
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凡書貴乎沈靜令意在筆前字
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仍下筆不用急故須遲何
也筆是將軍故須遲重心欲急不宜遲何也心是箭鋒
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夫字有緩急一字之中何者
有緩急止如鳥字下手一點點須急橫直即須遲欲鳥

之脚急斯乃取形勢也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謂書若直筆急牽裏此暫視似書久味無力仍須用筆著墨下過三分不得深浸毛弱無力墨用松節同研久久不動彌佳矣

墨池編

晉王羲之筆勢論十二章

并序

告汝子敬吾察汝書性過人仍未閑規矩父不親教自古有之今述筆勢論一篇開汝之悟凡斯字勢猶有十章章有指歸定其模楷詳其舛謬撮其要寔錄此便

宜或變體處多罕臻其本轉筆處衆莫識其源懸針垂
露之蹤難為體制揚波騰氣之勢足可迷人故辨其由
堪愈膏肓之疾今書樂毅論一本及筆勢論一篇貽爾
藏之勿播於外緘之祕之不可示知諸友窮研篆籀功
省而易成纂集精專形彰而勢顯存意學者兩月可見
其功天性靈者百日亦知其本此之筆論可謂家寶家
珍學而祕之世有名譽筆削久矣罕有奇者始克有成
研精覃思考諸規矩存其要畧以為斯論初成之時同

學張伯英欲求見之吾詐云失矣蓋自祕之甚不苟傳也

創臨章第一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兵甲也水硯者城池也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策也颶筆者
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點畫者磊落也
戈旆者斬斫也放縱者快利也著筆者調和也頭角者
蹙捺也始書之時不可盡其形勢一偏正脚手二偏少

得形勢三徧微微似本四徧加其適潤五徧兼加抽拔
如其生澀不可便休兩行三行創臨惟取滑健不得計
其徧數也

啓心章第二

夫欲學書之法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
仰平直振動則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
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
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是書繇乃叱之遂三年不敢見繇

即潛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過折每作一點常隱鋒而
為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
弩發每作一點如危峰之墜石屈折如鋼鉤每作一牽
如萬歲之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趨驟狀如驚蛇
之透水激楚浪以成文似虬龍之蜿蜒謂其妙也若鸞
鳳之徘徊言其勇也擺撥似驚雷掣電此乃飛空妙密
頃刻沈浮統攝鏗鏘啓發厥意能使昏迷之輩漸覺勝
心博識之流顯然開朗

視形章第三

視形象體變貌猶同逐勢瞻顏高低有趣分均點畫遠近相須播布研精調和筆墨鋒纖往來疎密相附鐵點銀鈎方圓周整起筆下筆忖度尋思引說縱由永傳今古智者榮身益世方懷浸潤之深愚者不俟佳談如暗塵之視錦生而知之發憤學而悟者忘餐此乃妙中增妙新中更新金書錦字本領為先盡說安危務以平穩為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均其體制大小尤難大字促

之貴小小字寬之貴大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宜橫則
正如孤舟之橫江渚豎則直若春筍之抽寒谷

說點章第四

夫著點皆磊磊似大石之當衢或如蹲鴟或如科斗或
如瓜瓣或如栗子存若鶚口尖如鼠屎如斯之類各稟
其儀但獲少多學者開悟

處戈章第五

夫研戈之法落竿戢戢如長松之倚溪谷似欲倒也復

似百鈞之弩初張處其戈意妙理難窮放似弓張箭發
收似虎鬪龍躍直如臨谷之勁松曲類懸鉤之釣水稜
層切於雲漢倒載隕於山崖天門騰而地戶躍四海謐
而五岳封玉燭明而日月漱繡綵亂而錦紋翻

健壯章第六

夫以屈脚之法彎彎如角弓之張烏焉為鳥之類是也
立人之法如鳥之在柱首彳亍之類是也踠脚之法如
壯士之屈臂鳳飛凡氣之例是也急引急牽如雲中之

掣電日月目因之例是也踠脚剋幹上捺下撚終始轉折悉令和韻勿使蜂腰鶴膝放縱宜存氣力視筆取勢行中廓落如勇士伸鉤方剛對敵麒麟鬪角虎湊龍牙筋節擎拳勇身精健放法如此書進有功也牽引深妙皎在目前發動精神提撕志意剋剔精思祕不可傳夫作右邊折角疾牽下微開左畔幹轉令取登對勿使腰中傷慢視筆取勢直截向下趨義常存無不醒悟

教悟章第七

凡字處其中畫之法皆不得倒其左右右相復宜麤於左畔橫貴乎纖豎貴乎麤分間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當須遞相掩蓋不可孤露形影及出其牙鋒展轉翻筆之處即宜察而用之

觀彩章第八

夫臨文用筆之法復有數勢並悉不同或有藏鋒者大

藏鋒在於側筆之乏

亦不宜抽細而且緊

押筆者入

從腹起而押之又云利道

而牽押腹內而起

結筆者撮

漸次相就必始然矣參乎妙理察其徑趨

憇筆者俟失

憇筆

之勢視其長短俟失右腳須欠也

息筆者逼逐

息止之勢向上久久而緊抽也

蹙筆者

將蹙即捺角也將謂劣盡也緩下筆要得所不宜長不宜短

戰筆者合

戰陣也合叶也緩不宜長

及短也

厥筆者成機

促抽上勿使傷長厥謂其美者視形勢成機是臨事而成最妙處

帶

筆者盡

細抽勿賒也帶是回轉走入之類裝束身體字含鮮潔起下筆之勢法有輕重也盡為其著而

復反筆抽之

翻筆者先然

翻轉筆勢急而疾也亦不宜長腰短項

疊筆者時劣

緩不起筆者不下

於腹內舉勿使露筆起止取勢令不失節

打筆者廣度

打廣

而就狹廣謂快健又不宜遲及脩補也

開要章第九

夫作字之勢飭甚為難鋒鉅來去之則反覆還往之法在乎精熟尋察然後下筆作ノ字不宜遲、不宜緩而脚不宜賒腹不宜促又不宜斜角不宜峻不用作其稜角二字合為一體並不宜潤重不宜長單不宜小復不宜大密勝乎疎短勝乎長

節制章第十

夫學書作字之體須遵正法字之形勢不得上寬下窄如此則是頭輕尾重不相勝任不宜傷密密則似疴瘵纏身不舒展也復不

宜傷疎疎則似溺水之禽

諸處傷慢

不宜傷長長則似死蛇

挂樹

腰肢無力

不宜傷短短則似踏死蝦蟆

形醜而闊也

此乃大

忌可不慎歟

察論章第十一

臨書安帖之方至妙無窮或有迴鸞返鵲之飾變體則於行中或有生成臨谷之戈放龍牋於紙上徹筆則鋒烟起雲如萬劍之相成落紙則枰楯施張蹙踏江波之錦若不端嚴手指無以表記心靈吾務斯道廢寢忘餐

懸歷歲年乃今稍稱矣

譬成章第十二

凡學書之道有多種焉初業書要類乎本緩筆定其形勢忙則失其規矩若擬目前要急之用厥理難成但取形質快健手腕輕便方員大小各不相犯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大難而慢展豪頭如是則筋骨不等生死相混儻一點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畫失節如壯士之折一肱余樂毅論一本書為家寶學此得成

自外咸就勿以難學而自惰焉

書苑
青華

晉王羲之用筆賦

秦漢魏至今隸書其惟鍾繇草有黃綺張芝至於用筆
神妙不可得而詳悉也夫賦以布諸懷抱擬形於翰墨
也辭云

何異人之挺發精博善而含章馳鳳門而獸據浮碧水
而龍驤滴秋露而垂玉搖春條而不長飄飄遠逝浴天
池而頡頏翱翔美駟凌輕宵而接行詳其真體正作高

強勁實方員窮金石之麗纖麤盡凝脂之密藏骨抱筋
含文包質沒沒汨汨若濛汨之落銀鈎耀耀晞晞狀扶
桑之挂朝日或有飄飄騁巧其若自然包羅羽客總括
神仙季氏韜光類隱龍而怡情王喬脫屣歛飛鳧而上
征或改變駐筆破真成草養德儼如威而不猛游絲斷
而還續龍驚羣而不爭髮指冠而背裂據純鈎而耿耿
忽瓜割兮互裂復交結而成族若長天之陣雲如倒松
之卧谷時滔滔而東注乍紐山兮暫塞射雀目以施巧

拔長蛇兮盡力草草眇眇或連或絕如花亂飛遙空舞雪
時行時止或卧或蹶透嵩華兮不高踰懸壑兮非越信
能經天緯地毗助王猷耽之翫之功積山邱吁嗟秀逸
萬代嘉休顯允哲人於今鮮儔共六合而俱永與兩曜
而同流鬱高峰兮偃蓋如萬歲兮千秋

墨池
編

晉王羲之記白雲先生書訣

天台紫真謂予曰子雖至矣而未善也書之氣必達乎
道同混元之理七寶齊貴萬古能名陽氣明則華壁立

陰氣太則風神生把筆抵鋒肇乎本性力員則潤勢疾
則澀緊則勁險則峻內貴盈外貴虛起不孤伏不寡迴
仰非近背接非遠望之惟逸發之惟靜敬茲法也書妙
盡矣言訖真隱子遂鐫石以為陳迹維永和九年三月
六日右將軍王羲之記

書苑
菁華

晉王獻之自論書

臣獻之頓首言今月十二日辰時中使宣陛下睿旨俯
詢字學之由仍賜臣玉璽牋令臣小楷親疏以入臣仰

承帝命密露天機昧死有言狂率待罪臣年二十四隱
林下有飛鳥左手持紙右手持筆惠臣五百七十九字
臣未經一周形勢髣髴其書文章不續難以究識後載
周以兵寇充斥道路修阻乞食揚州市上一老母姓沈
字光姜惠臣一餐無以答其意臣於匙面上作一夜字
令便市債近觀者三遠觀者二未經數日遂獲千金臣
念父義之字法為時第一嘗有白雲先生書訣進於先
帝御府蒙眷獎過厚錫予有加而臣書畫不逮臣父益

慚愧所有書訣謹別錄一本投進宸扆伏乞機務燕閒
留神披覽不勝萬幸臣獻之頓首

飛鳥帖

齊王僧虔筆意贊

書之妙道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於古人
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達
情書不怠想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乃為筆意贊曰
剡紙易墨心員管直漿深色濃萬豪齊力先臨告誓次
寫黃庭骨豐肉潤入妙通靈努如直掣勒若橫釘開張

鳳翼聳擢芝英麤不為重細不為輕纖微向背豪髮死

生工之盡矣可擅時名

書苑菁華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周喜贊夫以含心之茲
實俟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為下理用成工每惟申
鍾王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微臣沈朽不能鑽仰高
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為五非但字字注目
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譬昔歲不復相類

正此即為楷式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己啓

適復蒙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俟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辨復得修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倣以寫經傳永存冥顯中精要而已

梁武帝答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為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于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書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麓健恐非真迹大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上二者已經至鑒此外便無可付也

陶隱居又啓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似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箴咏吟贊過為淪弱許靖素段遂蒙

永給仰銘矜獎益無喻心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
均背間細楷兼復兩玩先於都下偶得飛白一卷云是
逸少好迹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力驚絕謹以
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
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
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章二篇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
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裝者皆擬賣諸王
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久已分本不敢議此正

復希于三卷中一兩條更得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
頓給完卷下情益深悚息近初見卷題云第二十三四
已欣其多今者賜書卷第遂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
府如海非一瓶所汲良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
卷於野拙之分實已過幸若非殊恩豈可歛望愚固本
博涉而不能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晚愛
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
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寔可恥愧每以為得作才鬼亦

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然之自無射以後國政
方殷山心歎默不敢復以閒虛塵觸謹於此題事故遂
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錄誠慊

梁武帝又答書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訓非嫌非
嫌然非所習聊試畧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
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
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

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竝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峯鬱揚波折節中規中矩分間下注穠纖有方肥瘦相和骨肉相稱婉婉暖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繇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為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為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吾

少來乃至不能賞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陶隱居又啟

二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恐未允愚衷并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情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填畢餘條並非用惟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

式追以單郭為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為不少前旨惟有
四卷此書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繇自後多致散失逸
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贊洛神此等不審
猶得存不

第二十三卷

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

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八

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
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題屏
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

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父

子不識誰人迹又似是摹

給事黃門一紙治廉瀝一紙

凡二篇並是謝安衛軍叅軍任

靖書

後又治廉瀝狸骨方一紙

是子敬書亦似摹迹

右四條非右軍書

二十四卷

今見有二十一條在

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十一條

並非甚合迹兼多漫抹於摹處難復委曲前黃初三年

一紙

是後人學右軍

繆襲告墓文一紙

是許先生書

抱憂懷痛一紙

是張澄書

五月十一日一紙

是摹王珉書被油

尚想黃綺一紙遂結

滯一紙

凡二篇並後人所學甚拙惡

不復展一紙

是子敬書

便復改月一

紙

是張翼書

五月十五日繇白一紙

亦是王珉書

治刻方一紙

是謝

安右一十條非右軍書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

先生書任靖書如別比方即可知也王珉謝安張澄張翼書公家應有

梁武帝又答書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所同所未可知悉可否耳
給事黃門二紙為任靖書觀所送靖書諸字相附近彼
二紙靖書體解雜便當非靖書要復當以點畫波擎論
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毫楮且保拙守中也

許任二迹并摹者並付反右三紙正書二十六日至嗣公

陶隱居又啟

啟伏覽前書用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寔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璿璣

神寶曠世以來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
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無屈比世皆
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代名實脫畧海內非惟不
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弃所可黜涅而不緇不
過數紙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冒願以所摹竊
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
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詡以學業往來故因
之有會但既在閣恐或已應聞知摹者所採字大小不

甚均調熟看乃尚可恐筆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
令迹隨名偕老益增美晚所奉三旨伏循字迹大覺勁
密竊恐既以言發意意則應言而手隨意運筆與手會
故益得諧稱下情歡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
鍾迹常以歎息比日竚望中原廓清太邛之碑可就摹
採今論旨云真迹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
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此
寔為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

復有幾紙來旨以黃庭像讚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
運之迹今不復希請學鍾妙仰惟殊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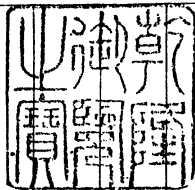
梁武帝又答書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
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
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始欲令人帖裝未便
得付來月日有竟者當遣送也

陶隱居又啟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在
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畧不
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為末
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成與
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復末年
之譏阮研間近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
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迹勢不審前後諸卷
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間

不此澤自天直以啟審非敢必覲



六藝之一錄卷二百七十一